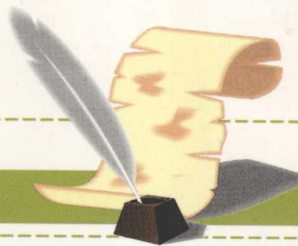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近距离接触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I247.7
1154
:5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求救电话·····	(753)
紧急抢救·····	(762)
第一条线索·····	(770)
陈小铁的供述·····	(780)
面挂微笑的“魔鬼”·····	(787)
飞刀传信·····	(795)
本案与云翔无关·····	(802)
只身赴约·····	(810)
狂妄的独臂少年·····	(818)
刀从何来·····	(826)
抢劫嫌疑人落网·····	(834)
狭路相逢·····	(841)
伙伴们的误解·····	(849)
有个假云翔? ·····	(858)
近距离接触·····	(865)
巧遇铁头·····	(872)
一张卡片·····	(880)
夜晚老猴山·····	(888)
楼顶有鬼·····	(896)
发生在白天的抢劫案·····	(906)
确定方向·····	(913)
揭开谜底·····	(923)
尾 声·····	(932)



求救电话

高天承腰扎围裙，在厨房里不停地忙碌着。

今天是星期五。

但高天承在公安局工作的妈妈出差了，而同样也在市公安局工作，担任刑警队队长的老爸高胜利又终日忙得不可开交，要想解决肚子问题，只有靠高天承自己了。

高天承今年 15 岁，是 c 市 36 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很小的时候，特定的家庭环境便造就了他很强的自理能力。所以，父母不在家时，高天承照顾好自己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高天承把米饭闷上后，开始摘菜。他干起活来有条不紊，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俨然一个技术高超的小厨师。

眼看饭快好了，随着一声门响，高天承的爸爸回来了。他一脸的疲惫、憔悴，高大且健壮的身躯摇晃着，连鞋都不换，就往房间里闯。

地板是高天承早晨擦的，光可鉴人。高胜利走过去后，留下了几个清晰的鞋印。高天承见老爸竟如此不珍惜他的劳动成果，就有些不高兴了，故意粗着嗓门儿喊道：“老爸，你换上鞋好



不好？”

高胜利连忙收住脚，满怀歉意地一笑说：“我累坏了，忙懵了，困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了。”说着，他退到门口，换上了拖鞋。

高天承从厨房出来，进卫生间取了一把拖布，边擦地边问：“外面的雨还没停吗？”

“小多了。”高胜利说着，从儿子的身边绕过，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你不吃饭了？”高天承问。

“在又困又饿的情况下，我的首选是睡觉，这你都忘了？”说话间，高胜利已经进屋了。他脱掉外衣，刚要往床上躺，厅里电话铃响了。高胜利说：“天承，接电话，除了我的同事，不管是谁找我，都说没在家。”

高天承问：“要是我妈打来的电话呢？”

高胜利说：“不可能，你妈和我有暗号。”

高天承笑了笑说：“还接头呢。”他拿起电话：“喂，你好！我是高天承……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在动植物园老猴山被刺了？”高天承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喂！展力，你说话呀！展力，你怎么不说话了？”

展力是高天承的朋友。



高胜利在房间里一听儿子的语调异常，连忙跑出来问：“展力他怎么了？”

高天承说：“展力说他在动植物园的老猴山上被刺了，让我去救他。”

高胜利说：“你听清楚了？他能不能在跟你开玩笑？”

“他从来不开这种过头的玩笑。”高天承十分肯定地说。

“快！把煤气关上，马上去动植物园。”高胜利说完，返回自己的房间。高天承嘴里应着，手却捧着电话没动弹，咕哝一句：“展力的手机怎么还在通话呢？”

高胜利穿好衣服走出房间，见儿子唠唠叨叨地不停按动电话的重复键，就催促他说：“你别磨蹭了，快点儿！”

高天承放下电话，又进厨房把煤气关掉，以最快的速度换上鞋，和老爸急匆匆地下楼，上了老爸停在楼下的那辆警车。高胜利打着火，一踩油门儿，警车就向园西小区的大门口驶去。他看见儿子又掏出了手机，就问：“你还给谁打电话呀？”

“展力。”高天承把手机放在耳边听了听说：“真是怪事！”

“怎么了？”高胜利问。

高天承沮丧地说：“他又关机了。为什么要关机呢？”

高胜利看了儿子一眼，没出声。

“眼镜猫”邱丰和“恐龙”齐小亮共打一把伞，在雨中慢腾腾



地走着。也不知今天怎么了，一向爱说爱笑的邱丰从跨出校门的那一刻起，情绪就显得特别低沉。他的脸紧绷着，好像瞅谁都不顺眼似的。以前的邱丰可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只要有了他，一路上总是“节目”不断。他不是唾沫星子乱溅、喋喋不休地讲些从网上下载的笑话，就是想方设法捉弄齐小亮。直到别人烦了，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他才会休息休息自己的嘴巴，清静清静别人的耳朵。可今天，他竟喉舌发音的功能丧失了似的，一言不发了——邱丰不说话，就像哑巴突然说话了一样，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咄咄怪事。他反常神态让齐小亮感到纳闷，并断定他有心事。

尽管这样的气氛有些沉闷，但此时齐小亮非常明智，他什么也不问，惟恐自己言语有失，触动了邱丰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引起他的不满，把一腔的怒火或怨气发泄在自己的身上。

邱丰拿齐小亮出气的办法通常是用脚踢他的屁股。

默默无语的沉闷确实有些尴尬，但总比别人的脚踢在自己的屁股上产生的痛感要强许多——这是齐小亮的看法。但这种齐小亮乐于接受的气氛很快就被邱丰凌空飞来一脚无情地踢碎了——因为齐小亮的屁股又出现了他所熟悉的那种疼痛。

他停住，扭头看了看，邱丰的腿还高高地抬着，准备踢第二脚，就十分气愤地说：“你不好好走路怎么又想起踢我了？我又



没惹你。”

邱丰笑了，露出一口小白牙。打个嘴巴再给个甜枣，是邱丰惯用的伎俩。他这招儿，常常让齐小亮啼笑皆非，想急又不能急。这时，雨停了，邱丰顺手接过齐小亮刚合拢的雨伞，以尖拄地，样子很像是一个少年老成的英国绅士，一本正经地问：“知道我为什么给你一脚吗？”

齐小亮摇摇头：“不知道。”

“我刚才想起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邱丰藏在镜片后的眼睛烁烁放光。

齐小亮不满地说：“再重要的事情也别说踢就踢呀！欺负人还想怎么欺负？”

邱丰搂住了齐小亮的脖子：“恐龙，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欺负你，是多年的习惯了。我保证，以后坚决改掉这个臭毛病！”

“你脚当然习惯了，可我的屁股不习惯。你每次踢完我都说坚决要改，可到现在也没有改。说吧！你想起什么事情来了？要是我觉得不重要，可得还你一脚。我不能总让你白踢了。”

邱丰放下搂着齐小亮脖子的胳膊说：“以前威哥值日不是让咱俩帮他干活，就是让咱俩陪着他，可今天为什么要把你我撵走了呢？”

“威哥”是邱丰和齐小亮对展力的尊称，他们三个是同班



同学。

“闹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说，就在琢磨这个呀！”齐小亮恍然大悟：“我才发现，你活得比谁都累。净琢磨这些没用的有用吗？威哥天生这样的怪脾气，像老天爷要下雨，孙猴子想变脸似的，喜怒无常，你也不是不知道。”

“不对！”邱丰一口否决了齐小亮的看法：“事情绝对不会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依我之见，这是威哥故意的。”

齐小亮不以为然地说：“我去！不是故意还能是无意的？废话练习！”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故意是威哥一定对咱俩有什么想法了，他故意用这种方法考验你我对他到底‘铁’到什么程度。”

这事确实挺重要的。展力是邱丰和齐小亮肉体上的靠山，精神上的领袖。在展力的生活中可以没有邱丰和齐小亮的存在，但在邱丰和齐小亮的生活中，是绝对不能失去展力这个拳头硬、功夫好、家里又有钱的“守护神”的。

说实在的，齐小亮根本就没考虑这么多。他不像邱丰那样敏感、多疑。在处理某些事情时，他经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也缺乏主见。所以，听了邱丰的这番话，觉得事情比想像的还要严重，就乱了方寸，只好问邱丰：“那怎么办？”



“现在就回学校呀！”邱丰说：“咱俩不进教室，就在大门外等着。要不是雨停了，威哥一出来，看见你我顶风冒雨在等他，保证感动得要哭。不过，雨停了也没关系，至少能向威哥证明咱俩对他是多么的忠心耿耿。”

齐小亮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不再说什么，顺从地转过身，向来的方向走去。

邱丰这时又冒出个想法，对齐小亮说：“我告诉你，见到威哥以后，就说咱俩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来着。”

齐小亮问：“为什么偏要这样说呢？”

邱丰拍了他脑袋一下：“这还用问？你纯粹木头脑袋。”

齐小亮说：“我懂你的意思了，可你的这个心眼儿好像长偏了。我觉得不应该跟威哥撒谎。朋友之间，以诚相待才对，实话实说威哥会更高兴的。”

齐小亮说得有道理。

邱丰说：“行！我把我的话收回，就当我说，你也没听见。”

二人不再说什么，快步向前面走去。用了不长时间，邱丰和齐小亮就到了学校，但那里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了。错过了讨好展力的时机，邱丰未免有些遗憾，连说运气不佳。齐小亮则不住地抱怨邱丰没事找事，害得他白溜了一趟腿儿。于是，二人发生了一场小规模争执，并在争执中打道回府。就这样，两个少





年脸红脖子粗，你一言、我一语的，不知不觉间就到了他们居住的园西小区。

他俩刚进大门，迎面驶来一辆警车，停在他们的面前。

邱丰和齐小亮认得这辆车是高天承的父亲的。

车门开了，高天承从里面探出半个身子，冲他俩喊道：“你们怎么才回来？快上车，展力出事了！”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邱丰问。

“快上车吧！边走边说。”高天承说完，把身子缩回车里。



紧急抢救

邱丰和齐小亮紧走几步，钻进车内，刚坐稳，警车就快速向前驶去。

“你俩今天放学怎么没跟展力一起走？”高胜利边开着车边问，并透过后视镜观察了一下邱丰和齐小亮的面目表情——这是侦察员的职业习惯。

齐小亮说：“今天他值日。”

邱丰问了一句：“高叔叔，展力出什么事了？”

坐在高胜利旁边的高天承侧过身体，对邱丰和齐小亮说：“我刚才接到展力打过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在动植物园的老猴山上被人用刀刺了，让我去救他。可是怎么回事儿他还没讲完呢，他就不说话了。我马上往回打，可他的手机却老占线。”

齐小亮说：“那你就一个劲地打，直到他接了为止。”

高天承一副泄气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唉！我再打他又关机了。”

邱丰问：“会不会是他在跟你开玩笑？”

高天承反问：“你们什么时候看见他开这种过头的玩笑了？”



邱丰没吱声，齐小亮说：“展力不好好值日，怎么自己跑到动植物园去了？”

“这个问题只有展力自己能回答。”高天承说完，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车窗外往后倒闪的景物，催促自己的老爸：“你把车开快点儿好不好？”

警车风驰电掣，驶近动植物园北门。高胜利从车上下来，走入门房，向几位工作人员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并说明来意，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把紧闭的大门打开了。

警车进了动植物园，绕过几处景点和禽兽馆，停在了老猴山的东北侧。

老猴山被一道深沟环绕着。

一个大人和三个孩子，动作迅速地从车上下来，跳到沟底，涉过没膝深的积水，攀上破烂不堪的石墙，穿过灌木、乔木混杂而成的天然屏障，到达了山顶。他们见到，有一个人平躺在一片荒芜的枯草丛中。走近了一看，正是展力：他满脸是血，头上有一道两寸多长的大口子，身上那件蓝白相间的校服也是血迹斑斑的。

几个孩子抱起他的头，连声大叫：“展力！展力！你快醒醒。”

任他们怎么喊，展力双目紧闭，就是不答应。



齐小亮哇的一声哭了。

高胜利以一个侦察员特有的敏锐，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深草之中，散落着展力的书本，显然，这是有人要书包里翻找什么东西倒在地上的。

直觉告诉高胜利，这里很可能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但高胜利并没有对现场进行细致的勘察，因为当务之急，是抢救身负重伤的展力。他忙蹲下，把手指放在展力的鼻下，感觉到有两股热气从里面缓缓喷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就动作麻利地解开展力的衣扣，看见展力的腹部，有三处两寸多长的伤口，一道在肚脐正上方，另两道分别在肚脐的右下方和左下方。三道伤口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赫然排列，触目惊心。

高胜利不禁倒抽冷气：只有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才会具有如此娴熟的拼刺技巧。难道展力得罪了黑社会的？……时间紧迫，不容高胜利过多思考案情，他赶快对展力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处理，然后，抱起展力，找到一处坡度较缓的地方，下到了沟底。他让高天承和邱丰先爬上沟沿，自己在齐小亮的帮助下，把展力身体平行举了起来。高天承抱住了展力的头，邱丰搂住了展力的腿，把他抬起放在了车上。警车鸣着警笛，离开动植物园。

十几分钟后，展力被抬进了附近一家医院的急救室。



外科主任刘医生是高胜利的老相识，他正要下班回家，见有急诊，而且伤者是刑警队长亲自送来的，深知能否救活伤者，很可能是侦破案件的关键，就立即换上白大褂，和值班医生一起检查展力的伤势。

几分钟后，刘医生断然命令在场的医护人员：“手术抢救！”

由于展力的监护人不在，是高胜利签的字。

展力被推进手术室后，高胜利松了口气，他先打电话给负责动植物园治安的刑警队责任区三中队，让他们马上派人到现场勘察，寻找物证。然后，他又给展力的父亲展先勇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展力受伤，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到这时，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完毕，该安排的事情已安排就绪，一切只能等待结果了。

高胜利叫上三个孩子，来到医院的小花园，坐在爬满葡萄蔓的长廊下。他掏出一支烟，点着，深吸一口，开始梳理自己纷乱的思绪。

三个少年坐在他的身旁，一声不响。他们在等高胜利提问，因为他们知道，高胜利把他们叫出来，一定要问些与展力有关的事情。

高胜利沉默了几分钟抬起头问：“最近展力有没有和别人发生纠纷？”